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課程名稱： 榮譽項目 II (Honor Project II)

課程編號： CHI4655 (01C)

指導老師： 韋海英老師

學生姓名： 李林峰

正文字數： 10670

**研究課題：老舍小說中的鄉下人形象對展現
「京味兒」風格的作用——以《駱駝祥子》
為例**

目錄

引言.....	3
鄉下人的性格轉化體現出北京城對鄉下人的同化.....	4
北京人形象之於鄉下人形象的導向作用.....	9
鄉下人形象塑造過程中體現「京味兒」語言風格.....	13
總結.....	20
參考資料.....	22

一、引言

老舍先生原名舒慶春 (1899 年 2 月 3 日 - 1966 年 8 月 24 日) , 字舍予 , 筆名老舍 , 是中國現代傑出的文學家、戲劇家、小說家。老舍先生極善於描寫市民生活 , 尤其是北京市民當中的下層貧民的生活。老舍先生在塑造北京市民形象時具有濃鬱的市井風味與北京地方色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園 (1981) 曾指出「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 就所提供的市民人物的豐富性與生動性來看, 幾乎找不到另一位作家可與老舍匹敵。」(頁 350) 同時, 西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本朝博士 (2018) 也指出「老舍小說構築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市民世界, 它不但塑造了衆多的市民形象, 而且還從文化批判視野反思了市民文化。」(頁 1)

在如此豐富多彩的市井世界中, 代表人物有兩大類, 一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 二是由鄉村或外地前往北京工作或生活的「鄉下人」。縱觀學術界之前的研究, 大多數學者都將研究重心聚焦於老舍先生如何利用市井人物形象展現其作品獨特的「北京味兒」, 卻鮮有學者嘗試從更加微觀的角度剖析不同身份來源的人物形象是如何互相影響的。而「鄉下人」這一人物群像不僅沒有在創作中被老舍先生忽略, 反而在老舍先生的部分作品中充當主要人物形象, 如《駱駝祥子》中的主人公祥子。因此, 筆者認為, 對老舍先生作品中的「鄉下人」形象進行針對性的和有方向性的剖析, 對於研究老舍先生的「京味兒」風格有獨特的意義。對此, 筆者選擇從此一方向出發, 嘗試探索老舍先生筆下的北京城與北京人對與之相對的「鄉下人」產生了何種影響, 及此影響對老舍先生在其作品中展現「京味兒」風格的作用。

為達成這一研究目標，筆者選取了老舍先生的兩部代表作品：《駱駝祥子》作為重點分析文本，並以老舍先生其他小說作品的文本進行佐證，以嘗試探索出老舍先生筆下的北京人和北京城對「鄉下人」的影響及其對展現老舍「京味兒」風格的作用。

二、鄉下人的性格轉化體現出北京城對鄉下人的同化

老舍作為滿族人，在很長一段時間保有滿族人獨特的道德觀。而滿族旗人有著遵守秩序、不怕吃虧、樂於禮讓的性格品質，因此有學者認為，在旗人環境下長大的老舍先生勢必會受到影響，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老舍的創作。¹《駱駝祥子》在現代文學史上占有著重要的地位，老舍先生在這部作品中揭示了一個由鄉下來到北京城的「鄉下人」由奮鬥變為墮落的人生故事。向讀者展示了「鄉下人」進入北京城市之後所遭遇到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危機。在《駱駝祥子》中，來自鄉下的主人公「祥子」是典型的「鄉下人」，而老舍先生在作品中塑造祥子的過程中通過一系列代表性的動作和行為的變化體現著祥子隨著北京城或北京人對其影響程度的變化。

而根據四川大學邱國盛教授（2003）的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北京與其他城市的人力車夫來源構成的比較如表一所示：

來源	杭州	南京	上海	北京	成都
----	----	----	----	----	----

¹關紀新. (2007). 滿族倫理觀念賦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5), 119

城市	42.03%	43.04%	29%	76%	37.86%
農村	57.97%	56.96%	71%	24%	61.14%

(表一²)

經由表一所展示之數據可見，不同於其他城市，在《駱駝祥子》所描寫時期的北京的人力車夫主要由北京人擔任，並在所有在北京工作的人力車夫中占比達到了百分之七十六。所以有理由認為，在《駱駝祥子》中，除祥子外，未指明出身的人力車夫，有百分之七十六的概率為北京人。所以可將未指明出身的人力車夫視作北京人，或至少是熟悉北京的人。

就祥子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而言，在作品中呈現的道德變異與北京城和北京人對其造成的影響是有關係的，就如王本朝博士（2010）的研究表明，《駱駝祥子》這部作品是「由車夫的內心狀態觀察地獄是什麼樣子」（頁96-97）。關紀新（2007）的研究則從人物形象的角度顯示，祥子帶著明顯的旗人青年的性格特徵，而祥子最終的精神狀態完全崩潰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劉四爺和虎妞等北京人的影響所導致。綜合兩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將祥子墮落的原因概括為「旗人青年受『地獄』般的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最終徹底世俗成為行尸走肉」。

首先，從人物形象定位的角度分析，對於最初的祥子保有滿族旗人「遵守秩序、不怕吃虧、樂於禮讓」等性格品質的體現，作品中有如下描寫：

他不怕吃苦，也沒有一般洋車夫的可以原諒而不便效法的惡習，他的聰明和

² 參考自邱國盛（2003）。〈北京人力車夫研究〉。《歷史檔案》，1，119-124。取自：
<http://www.cqvip.com/main/export.aspx?id=8017122&type=1&sign=b59edb805e4dacc34480642b6b3a5978&view=0>

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願成爲事實。(老舍·頁4)

在這僻靜的地點，他可以從容的降價，而且有時候不肯要價，只說聲：「坐上吧，瞧著給！」他的樣子是那麼誠實，臉上是那麼簡單可愛，人們好象只好信任他，不敢想這個傻大個子是會敲人的。(老舍·頁7)

他曉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跑法是車夫的能力與資格的證據。(老舍·頁7)

由以上描寫可以看出，在初始時期的祥子的性格特點可以概括爲「重道德」、「目標清晰」。他擁有「買車」這一明確的目標，並通過不斷磨練自己拉車的技能來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甚至，作爲一名車夫，祥子有著過度的謙讓。就此階段來看，祥子的性格特點尚屬旗人精神文化的本元類型。³而此時祥子的該種性格特點在其他方面也有體現，如外貌：他沒有什麼模樣，使他可愛的是臉上的精神。(頁6)再如愛好或習慣動作：

他不吃煙，不喝酒，不賭錢，沒有任何嗜好，沒有加影的累贅，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兒就沒有個不成。(老舍·頁9)

此時的祥子尚無不良嗜好，且心中充滿著對生活努力的動力。以情節爲綫索進行分析，此時的祥子處於剛剛進入北京的初期，接觸北京城或北京人的程度較淺層，所以此階段祥子的性格特點仍然是堅韌且努力的，此階段祥子明顯的外貌特徵以「可愛」、「精神」爲主。故筆者將此階段祥子的性格特點記作「性格1」，將祥子對於不良嗜好的態度記作「嗜好1」。

可是隨著祥子在北京城經歷過被大兵搶車並開始接觸劉四爺和虎妞之後，祥子的性格發生了明顯改變：

³同注1。

從前，他不肯搶別人的買賣，特別是對於那些老弱殘兵；以他的身體，以他的車，去和他們爭座兒，還能有他們的份？現在，他不大管這個了，他只看見錢，多一個是一個，不管買賣的苦甜，不管是和誰搶生意；他只管拉上買賣，不管別的，象一隻餓瘋的野獸。（老舍，頁 45）

此時的祥子相較於「性格 1」階段的祥子，已經喪失了原有的針對他人的禮讓，開始在工作領域變得自私。祥子在工作領域變得自私的核心原因是對錢的渴求，而祥子由對車的渴求過渡至對錢的渴求的原因則與北京人劉四爺相關。如祥子在買了駱駝回到人和廠之後，劉四爺便嘲諷他將駱駝賤賣了，而《駱駝祥子》中針對此時祥子的心態描寫如下：祥子早就有點後悔，一聽這個，更難過了。（頁 41）而當劉四爺詢問祥子如何買車時，祥子的回答是：「我慢慢的省，夠了數，現錢買現貨。」（頁 42）因此，梳理下來可知，北京人劉四爺及北京城人力車行業氛圍和規則對祥子的影響使得祥子開始為了追求金錢而拋棄自己一部分原有的價值觀，從而無意地改變了自己的性格特點，在工作領域開始拋棄自己原有的行為準則，並變得自私。

他只看見錢，多一個是一個，不管買賣的苦甜，不管是和誰搶生意；他只管拉上買賣。（老舍，頁 45）

綜上可知，此階段的祥子性格品質當中的本元類型仍然作為指導祥子價值觀和行為的核心準則。在這種作用之下，祥子即使對不良嗜好產生了興趣卻也沒有在實踐領域產生做出不良行為的事實。所以此階段祥子的性格品質呈現出的整體特點是其性格中傳統旗人品質的本元類型開始產生了動搖，故將此階段祥子的性格品質記作「性格 2」。相較於「性格 1」，「性格 2」的最大特點在於動搖，但動搖的程度尚屬輕微，並未能影響到祥子的行為，但已經影響到了祥子日常生活的觀念，

而對觀念的影響具體便體現在祥子工作態度的轉變，開始變得自私和逐利。概括而言，「性格 2」的祥子性格當中的努力欲開始降低，而自私性開始上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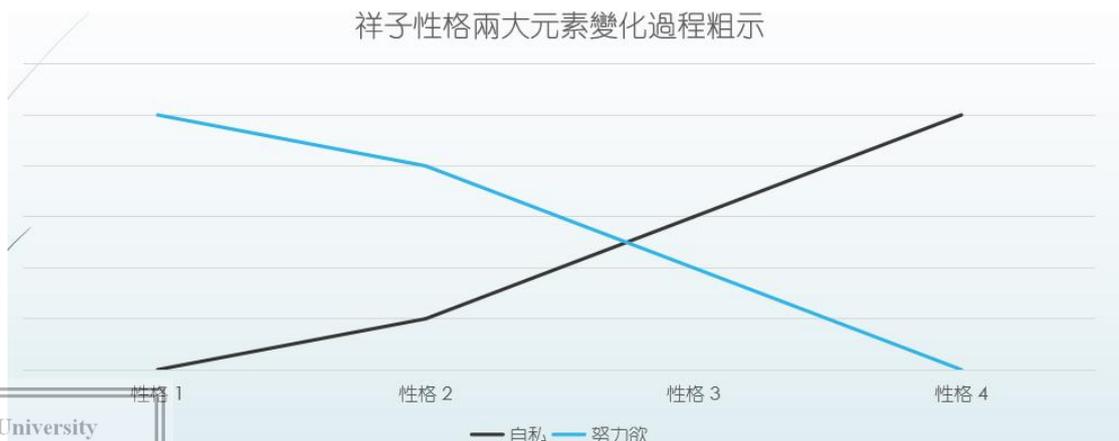
隨著祥子在北京生活時間的加長和與北京人交流的加深，其性格依然在持續發生變化。如老舍先生在文中曾表示：他好像是死了心，給他個混一天是一天。（頁 132）此時的祥子已經嚴重喪失了努力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為了遷就自己的生活狀態而停止奮鬥的心態，此階段

祥子的狀態可以被記作「性格 3」。此階段的祥子性格當中的努力欲可以被判定為大幅度的降低，同時自私性也產生了大幅度的上漲。而到了小說的最後，祥子的狀態再次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以前他看不上眼的事，現在他都覺得有些意思——自己的路既走不通，便沒法不承認別人做得對。（老舍，頁 215）

他的命可以毀在自己手裏，再也不為任何人犧牲什麼。（老舍，頁 250）

此時的祥子對於曾經的自己眼中所無法接受、所不齒的事情現在不僅能夠接受甚至還產生了興趣。而同時，祥子的價值觀也幾乎完全轉向為為自己付出的自私狀態，此階段祥子的狀態可以被記作「性格 4」。概括分析，此時祥子的努力欲再次降低，並達到最低點；同時祥子的自私性再次上升，並達到最高點。綜合祥子由「性格 1」至「性格 4」的變化過程，可以將其概括為以下的走勢圖（圖 1）：



(圖 1)

通過圖 1 可以看出，以時間為綫索，祥子性格中的「努力欲」和「自私性」兩大元素呈現出雙向變化的趨勢。這種變化趨勢及變化本身與祥子受北京城或北京人的影響關係很大。例如，祥子在「性格 3」至「性格 4」的過度階段中，得知小福子去世前，還嘗試過繼續拉包月，通過自己的努力掙錢。但當他得知小福子已經死在白房子之後，「性格 4」的特徵便佔據了祥子性格的主要成分。對此，關紀新（2007）曾指出，祥子的性格變化過程其實是典型的滿族旗人精神世俗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中的影響因素來自當時北京城對女性的壓迫、對社會底層人民的奴役和歷史原因導致的旗人風氣的落寞等等。

三、北京人形象之於鄉下人形象的導向作用

如前文所述，祥子在「性格 1」階段，對於菸、酒、嫖娼等不良嗜好的態度可以被記作「嗜好 1」，此階段的祥子受北京城或北京人不良文化或習慣導向的程度很低，正處於整體轉化過程的初級階段。

但隨著祥子在北京城生活的時間越來越長，所接觸的北京人越來越多，在客觀事實上祥子開始受北京其他人力車夫的影響，開始產生對抽菸喝酒等不良嗜好的興趣：

有時候他看別人喝酒吃菸跑土窯子，幾乎感到一點羨慕。要强既是沒用，何不樂樂眼前呢？他們是對的。他，即使不先跑土窯子，也該喝兩盅酒，自在自在。菸，酒，現在仿佛對他有種特別的誘力，他覺得這兩樣東西是花錢不多，而必定足以安慰他；使他依然能往前苦奔，而同時能忘了過去的苦痛。

(老舍·頁 44)

由此可見，此時的祥子已經受到北京人力車夫群體風氣的影響，而對於酒嫖娼等不良嗜好產生興趣，並對這些有不良嗜好的北京人產生了羨慕。但此階段祥子的性格特點也僅僅允許他將他對上述不良嗜好的態度停留在感興趣的層面，而在實踐層面上祥子依然保持著他在「嗜好 1」時期的態度：

可是，他還是不敢去動它們。他必須能多剩一個就去多剩一個，非這樣不能早早買上自己的車。(老舍·頁 44)

所以，將此階段祥子對於不良嗜好的態度進行簡單的概括，可以認為此階段祥子雖然對抽煙喝酒等不良嗜好產生了興趣，但他內心的原始態度依然主導著他的具體行為。所以此階段祥子對不良嗜好的態度可被記作「嗜好 2」，其相比於「嗜好 1」最大的變化是產生了動搖，但動搖僅存在於思想領域，在行為領域並未發生變化。

此種變化作為祥子在北京城所受文化導向的映射，時刻體現著不同階段祥子的狀態。而伴隨著祥子在北京城工作時間的加長，其所受周圍來自北京的車夫或虎妞和劉四爺等在祥子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北京人的習慣影響，此種變化依然在發生著。如：他把酒盞接過來，喝乾。(老舍·頁 56) 此時的祥子已經和虎妞產生了很深的羈絆，二人以一種近乎彼此捆綁的模式相處，所以此階段虎妞的行為與觀念對祥子在客觀上有著極其明顯的導向作用。祥子作為鄉下人，對於身為北京人的虎妞有服從的習慣：平日幫她辦慣了事，他只好服從。(頁 55) 而祥子

此次真正在實踐層面上產生了有不良嗜好行爲的事實則與虎妞這一北京人的人物形象有直接關係：

可是他知道，虎姑娘一向對他不錯，而且她對誰都是那麼直爽，他不應當得罪她。既然不肯得罪她，再一想，就爽性和她訴訴委屈吧。自己素來不大愛說話，可是今天似乎有千言萬語在心中憋悶著，非說說不痛快。這麼一想，他覺得虎姑娘不是戲弄他，而是坦白的愛護他。他把酒盅接過來，喝乾。一股辣氣慢慢的，準確的，有力的，往下走，他伸長了脖子，挺直了胸，打了兩個不十分便利的嗝兒。（老舍·頁 56）

至此，祥子在整部作品中第一次產生了實際的飲酒行爲，而促成這一事實的關鍵人物就是北京人虎妞。而在祥子飲酒前，祥子曾對「飲酒」這一行爲表達過明確的拒絕意願。可是虎妞通過語言逼迫的形式促使祥子飲酒，僅從祥子此時的性格基礎和上述文本資料出發，祥子在面對虎妞的逼酒行爲時的第一反應是拒絕，且明確地向虎妞表示「我不喝酒！」（頁 56）但虎妞卻以自己的方式勸導祥子飲酒，以幾句話就輕易地促使「祥子飲酒」這一行爲成為客觀發生了的事實。所以此階段的祥子對飲酒這一行爲的抵觸程度已經微乎其微，被虎妞僅用語言就可以攻破。說明此階段祥子對菸酒等不良嗜好在北京人虎妞的影響下已經由「產生興趣」發展為「實際進行」了，所以可以將此階段祥子對不良嗜好的態度記作「嗜好 3」。在「嗜好 3」階段，祥子對喝酒等嗜好僅僅由「嗜好 2」階段的興趣演化為行爲層面的事實，但並無任何證據能證明祥子在「嗜好 3」階段對不良嗜好產生過明顯的依賴性。

但隨著主導的進行，祥子一旦對不良嗜好產生了現實層面的事實行爲之後，

往後的發展便難以依靠祥子本人的意志得到控制。在小說中，後期可見到如下描寫：菸卷可是已吸上了癮。（老舍，頁 214）此階段的祥子已經對不良嗜好明確成癮，從行為事實演變為成癮的依賴性行為，所以此階段祥子對不良嗜好的態度可記作「嗜好 4」。其與「嗜好 3」相比，最大的變化在於祥子針對不良嗜好已經成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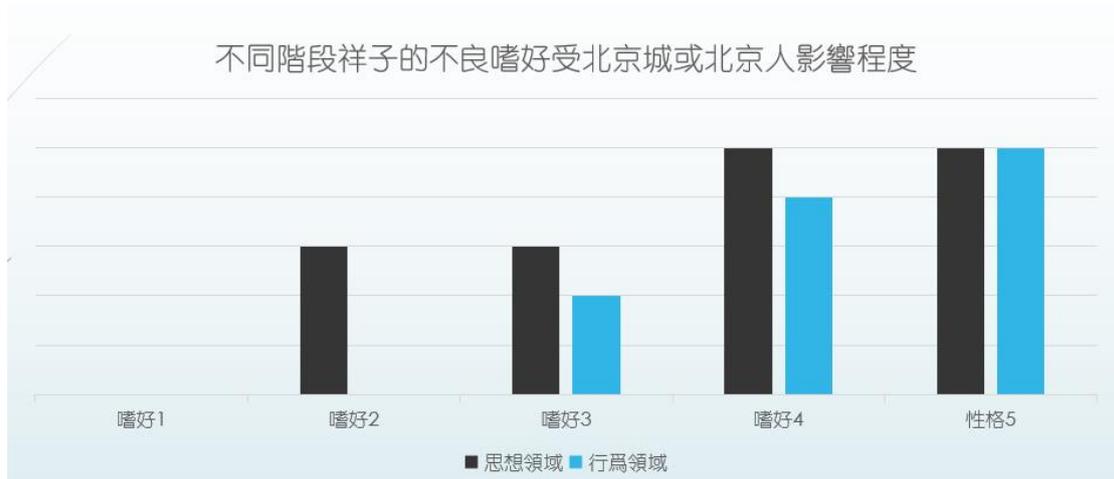
然而成癮並不是祥子對不良嗜好的最終態度，根據小說後續的情節，當祥子已經到達「性格 4」階段的時候，針對不良嗜好的依賴性隨之到達頂峰。在小說中，有如下描述：

他的心完全為那點錢而活動著：怎樣花費了它，怎樣不教別人知道，怎樣既能享受而又安全。（老舍，頁 257）

打鑼的過去給了他一鑼錘，他翻了翻眼，朦朧的向四外看一下。沒管打鑼的說了什麼，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沒有值得拾起來的菸頭兒。（老舍，頁 261）

可以看出，此時的祥子由於性格中的努力欲元素幾乎徹底喪失，所以為不良嗜好的蔓延創造了條件。至到後期，祥子的生活主綫幾乎被弄錢來滿足自己的不良嗜好所貫穿。此階段祥子對不良嗜好的依戀達到最巔峰，此時其對不良嗜好的態度可被記作「嗜好 5」。

由「嗜好 1」時期直到「嗜好 5」時期，縱觀來看，祥子對不良嗜好的態度前後是截然不同的，並且是從思想層面過渡至行為層面，從低層次感興趣過渡至高層次依賴，整體過程可由以下示意圖（圖 2）概括表示：



(圖 2)

四、鄉下人形象塑造過程中體現「京味兒」語言風格

《駱駝祥子》作為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品，老舍先生在其中運用了大量具有個人特色的描寫語言。所以老舍先生在塑造主人公祥子這一「鄉下人」形象的過程當中，依然體現出濃鬱的「京味兒」語言風格。以《駱駝祥子》的情節發展為綫索，在小說的開篇，老舍先生（1989）對祥子初入北京時的初始狀態下的性格特點有如下的概括性描寫：

假若他的環境好一些，或多受著點教育，他一定不會落在「膠皮團」裏，而且無論是幹什麼，他總不會辜負了他的機會。（頁 4）

在本段描寫中，老舍先生用了「膠皮團」一詞來代指人力車夫行業，頗具北京特色。在北京和天津地區，由於人力車的兩個輪胎由膠皮製成，故當地人們將人力車俗稱為「膠皮」，而將人力車行業俗稱為「膠皮團」。而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段描寫的性質是老舍先生以第三人稱向讀者進行的介紹性文字，並不是主人公祥子的第一人稱描寫，而以小說情節為綫索，此時的祥子可考證的語言描寫為拉

車時的對話，如「我要這輛車，九十六！」(頁 10)與「抄土道走吧？馬路上——」(頁 16)。而與祥子出現在同一情節中的、比祥子更加熟識北京城的其他車夫，則展現出了更具北京特色的語言，如賣車舖主的「一百塊！少一分咱們吹！」(頁 10)一句與矮子的「自要一上了便道，咱們就算有點底兒了！」(頁 17)一句可以看出，相比於初入人力車行業的祥子，這些已經在業內和北京城與北京人打過許久交道的角色被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的程度較深，因為他們能熟練使用北京獨特的語言詞匯，比如「吹」是「放棄」的意思，而「自要」是北京話中「只要」的意思。但從此階段對祥子僅有的語言描寫可知，當時的祥子並不能熟練使用北京特色的語言，由此可視為祥子由於未能使用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且此時所使用的詞匯很明顯都與交易或拉車工作有關，故可被判定為尚未被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或被影響程度較低，故筆者將此階段祥子受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的程度記作「程度 1」。

至此，《駱駝祥子》中出現的三種語言已經全部展現，分別為：老舍先生的旁白、對祥子的語言描寫、和對熟悉北京的人（或北京人）的語言描寫。而老舍先生的旁白及對熟悉北京的人（或北京人）的語言描寫在《駱駝祥子》中可以充當對祥子的語言描寫的參考系，用以觀察不同階段祥子語言的變化以體現祥子不同階段受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的程度。

隨著小說情節的推進，當祥子正式進入北京城時，他所受的來自北京城的影響便以語言層面的同化的形式被體現出來。在《駱駝祥子》原文中，祥子在人和車廠擁有了第一輛車時，與人和車廠的劉四爺產生過如下的對話：

「劉四爺，看看我的車！」祥子把新車拉到人和廠去。

老爺子看了車一眼，點了點頭：「不離！」

「我可還得在這兒住，多嚙我拉上包月，才去住宅門！」祥子頗自傲的說。（老舍·頁38）

由此段對話可看出，祥子已經開始能夠正確使用北京語言中特色的詞匯「多嚙」，其具體含義為「等到什麼時候」，這已經不再是一個人力車夫在工作中所能使用到的特色詞匯了，已經開始出現了由人力車夫專業領域向日常領域過渡的趨勢。同樣的對話在同階段的角色劉四爺的語言則運用了更多的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如「跟車鋪打印子，還不如給我一分利呢！」（頁42）其中的「打印子」一詞意思為「借款」；再如「買車也得悠停著來，當是你是鉄做的哪！你應當好好的歇三天！」（頁47）一句中的「悠停著來」的意思為「循序漸進地進行」。由此可見，同階段的北京人人物形象所使用的語言相比於祥子的語言，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使用的頻率更高，但此時的祥子已經能夠使用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而對於此一階段中祥子對北京特色語言的使用情況，老舍先生在作品中有直白的描述。當祥子面對虎妞的咄咄逼人時，有如下情節：

「不……」祥子想說「不用打一巴掌揉三揉」，可是沒有想齊全；對北平的俏皮話兒，他知道不少，只是說不利落；別人說，他懂得，他自己說不上來。（頁89）

由此情節及描述可以直接看出，此階段的祥子對於「北平的俏皮話兒」，即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在聆聽辨別領域處於高度接受的程度，而在語言使用方面則仍處於較為基礎的程度。此階段祥子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整體的掌握程度相較於「程度1」，已經在語言方面已經開始具有北京特色，但相較於參考系仍有一

定差距，與最初階段的「程度 1」有了明顯的差別，但與「程度 1」時期相同，那就是祥子對相關詞語的使用仍然在與人力車或從事人力車夫工作有高度相關的語境中，老舍先生在作品中刻意對祥子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的掌握情況進行說明的情況可由側面證明祥子在該方面產生了變化的事實。因此，可將此階段祥子受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的程度可以體現在祥子的語言當中對北京語言中特色詞匯的使用情況，可將其記作「程度 2」，與「程度 1」相比，開始產生了由人力車夫行業向日常生活領域轉換過渡的趨勢，但此時也僅僅停留在趨勢的層面，並未發生實質改變。

隨著情節的推進，人和車廠易主、祥子與虎妞在一起過日子之後，虎妞這一北京人形象在祥子身邊每日耳濡目染的熏陶，也使得祥子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的掌握程度日漸加深。在《駱駝祥子》第十五節中，一共出現了 31 句針對人物具體說話內容的語言描寫，其中虎妞對祥子的對話的語言描寫有 20 句，祥子對虎妞的對話的語言描寫有 8 句。在第十六節中，一共出現了 35 句針對不同人物具體說話內容的語言描寫，其中虎妞對祥子的對話的語言描寫有 13 句，祥子對虎妞的對話的語言描寫有 7 句。將該數據量化可知，在第十五節中，虎妞對祥子的對話的語言描寫占到第十五節全部語言描寫的 64.5%，祥子對虎妞的對話的語言描寫占到了 25.8%。在第十六節中，虎妞對祥子的對話的語言描寫占到第十六節全部語言描寫的 37.1%，祥子對虎妞的對話的語言描寫占到了 20%。數據顯示，自第十五節中虎妞與祥子在一起之後，虎妞對祥子一直保持高頻率的北京特色語言的信息輸出，在客觀層面上對祥子會構成熏陶與影響。第十五節中，虎妞對祥子的對話有如下的語言描寫：

「好吧，我告訴你。我手裏一共有五百來塊錢。連轎子，租房——三份兒，糊棚，作衣裳，買東西，帶給你，歸了包堆花了小一百，還剩四百來塊。」

(頁 158)

在此語言描寫中，虎妞使用了諸多具有北京語言特色的詞匯，如表達「三個月房租」的「三份兒」和表示「一共、總共」的「歸了包堆」。其中「份兒」一詞可汎指大多數以租期結算的租金單位。而在第十六節，祥子對虎妞的對話有如下的語言描寫：

「把一輛賃出去，進個整天的份兒。那一輛，我自己拉半天，再賃出半天去。我要是拉白天，一早兒出去，三點鐘就回來；要拉晚兒呢，三點才出去，夜裏回來。挺好！」(頁 171)

從此處描寫可以看出，祥子一共說了 4 句話，其中使用了具有北京語言特色的詞匯 4 個共 5 次。分別為：「賃」使用 2 次，「份兒」使用 1 次，「一早兒」使用 1 次，「拉晚兒」使用一次。其中「拉晚兒」指「人力車夫下午四點以後出車，拉到天亮以前」，根據此語言描寫的數據，祥子在此處平均每一句使用 1.25 次北京語言特色的詞匯，其中「份兒」一詞亦是首次出現在對祥子的語言描寫當中，而「份兒」一次前一次出現的情況是在第 15 節中，虎妞對祥子的對話裏。由此可以證明，祥子在與以虎妞為代表的北京人相處的過程之中，在客觀上存在北京話的語言環境的沉浸與熏陶，且此種沉浸與熏陶對祥子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由祥子對「份兒」一詞在口語中的使用可知，在語言層面，祥子存在著向以虎妞為代表的北京人學習的情況。

所以在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的使用程度方面，此階段的祥子相較於「程

度 1」階段對北京語言中特色詞匯使用頻率低、受北京人或北京文化影響的低程度與「程度 2」階段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僅能夠在聆聽層面辨別，卻在口語表達上有所欠缺的特點已經有了明顯地提升。此時的祥子不單單能夠在聆聽層面對北京語言中的特色詞匯進行辨別，同時也能夠在口語表達層面進行準確運用，所以從此階段的祥子能夠更熟練地在聆聽層面和口語表達層面辨別和應用北京語言中的與人力車夫行業有關特色詞匯，儘管詞語的範疇仍然屬於人力車夫行業這一領域，但祥子所使用的頻率和準確性都得到了顯著提升這一客觀現象可以判斷出，此階段的祥子受北京城或北京人影響的程度進一步加深，可將其記作「程度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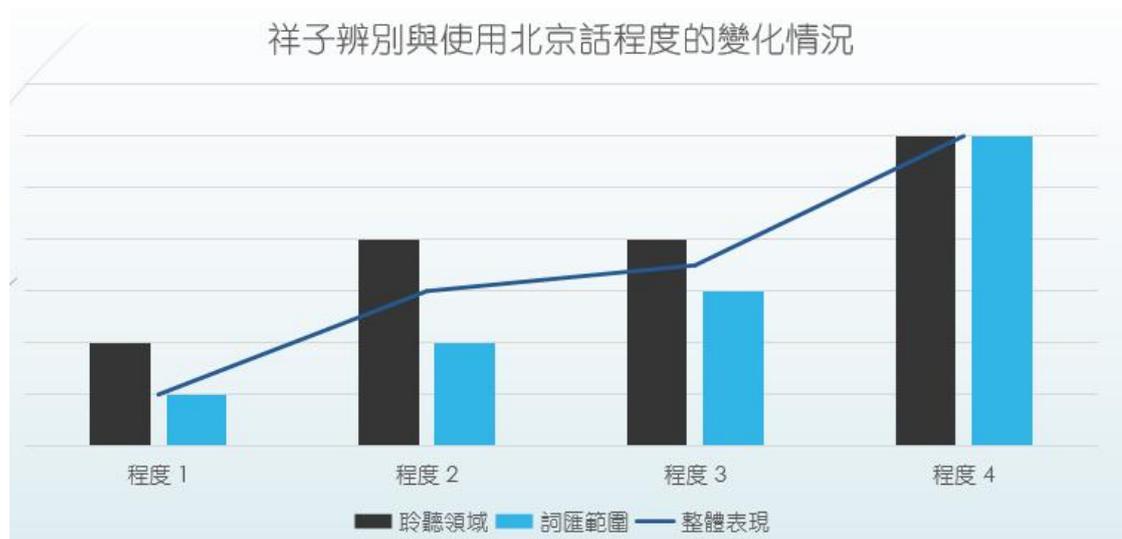
隨著情節的發展，在虎妞因難產而死之後，祥子的狀態逐漸轉換為沉默寡言，有關於祥子本人的語言描寫亦明顯減少。在《駱駝祥子》最後的部分。即十七至二十四節（頁 173-頁 261）中，祥子的語言描寫和以語言獨白形式呈現的心理活動共計 37 處。此階段祥子的語言描寫隨少，卻已經顯現了北京人語言的簡練性，變得更加「北京本土化」，如：

「甬提了！」「甬了！我這個樣兒！你給說說吧！」（老舍，頁 249）

此階段祥子雖然話少了，但從此例可看出，祥子此階段已經可以將「不要再提起了」的意思像北京本地人一樣以「甬提了」來簡練表達，也能夠正確使用北京話兒化音的省略性來將「樣子」用「樣兒」來表達。較之前三種程度，此階段的祥子在對北京語言的掌握程度上已經不局限於和人力車夫行業有關的詞匯，而是擴展到了與工作關係不大的日常生活對話的層面，同時在語言習慣上也已經上升到簡練的表達習慣的層面，這一現象也反映出此時祥子受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影響曩

計達到最深，已經改變了他原有的語言習慣，故將此階段影響的程度記作「程度4」。

以情節發生的時間為綫索縱觀「程度1」至「程度4」，祥子的語言描寫的特點所體現其受北京人或北京城影響的程度呈現出明顯的遞增趨勢。影響層面由聆聽遞進至口語，影響領域由與工作有關的詞匯深化至語言習慣。將祥子對於北京話當中特色詞匯的習得過程，可以用以下示意圖（圖3）概括表示：



(圖 3)

與前文對祥子各階段性格的剖析相結合分析可知，祥子對北京語言的掌握的範疇由人力車夫行業的專業詞匯過渡至日常生活詞匯的過程與其性格當中努力欲的降低和自私性的增加的時間幾乎相吻合。這兩方面的變化相配合，既互相印證，又從語言和性格兩個方面共同映襯出北京城和北京人對祥子影響之深、覆蓋範圍之廣。同時也證明了當時的北京城所謂的「京味兒」文化，在底層社會所體現出的陰暗和腐朽，宛如病菌一樣，藉助當時的北京社會這一溫床肆意傳播。

劉暢 (2012) 指出，祥子的生存際遇是被北京這座城市一步步改造的。而溫儒敏 (2002) 也同樣指出，祥子的墮落是由於現代城市文明對農村淳樸農民的對立所產生的。綜上，從老舍先生塑造祥子過程中所使用的語言描寫的變化規律及其與情節發展的對應，可以看出，祥子處於一個被北京城逐漸同化、持續掙扎、最終迷茫後選擇墮落的過程，而「京味兒」文化隨著祥子被影響程度的加深而顯現得越發濃厚，所以老舍犧牲了祥子這一典型的「鄉下人」形象而展示了「京味兒」文化中北京舊文化的黑暗，雖然是負面的，但這也是當時北京的文化特點之一。

五、總結

本文以《駱駝祥子》文本為核心證據，分階段梳理了祥子自進入北京城後在性格、語言和對待不良嗜好的態度三方面的變化。經過梳理，可以清晰地發現，隨著祥子在北京城內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北京人，感受到越來越市井越來越底層的北京文化的過程中，祥子的性格逐漸自私化、慵懶化；其對待抽菸喝酒嫖娼等不良嗜好的接受程度由思想層面至行為層面的接受程度持續增加；伴隨這一過程進行還有祥子對北京特色語言的習得過程。在語言層面，隨著北京城和北京人對祥子影響程度的加深，祥子的口語當中所使用的具有北京特色的詞語的範圍由人力車夫行業的術語逐漸過渡至日常生活用詞。

是種變化無論體現在哪個方面，其產生的原因都是由於北京城在 19 世紀 20

年代的市井文化及北京人觀念的影響。這種「京味兒」文化在老舍先生的《駱駝祥子》中，展示出了其獨特的負面文化意義，將一個鄉下人在北京城所受其文化的影響過程動態展現出來，也體現了老舍先生對於北京的「京味兒」文化實際保有著客觀、中性的態度。在宣傳文化中的積極性的同時，也在這部作品中展現了那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北京文化對於正常人的腐蝕作用。

本文僅僅是管中窺豹，嘗試通過梳理祥子在作品中各個方面的變化，從而探究北京文化對鄉下人的影響作用，也歡迎學界前輩不吝賜教，展開討論。本文亦希望為未來的學術研究提供一個可參考的方向和一種具有個人理解色彩的論點。

參考資料

參考專書：

張桂興 (2005 主編) · 《老舍評說七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老舍 (1989) · 《駱駝祥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張鍾 (1995) · 《老舍研究》。澳門：澳門大學圖書館出版中心。

張桂興 (1998) · 《老舍資料考釋》。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李潤新與周思源 (主編) (2000) · 《老舍研究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崔明芬 (2005) · 《老舍·文化之橋》。北京：中華書局。

張桂興 (主編) (2005) · 《老舍評說七十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張桂興 (2010) · 《老舍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傅曉燕 (2011) · 《多維視野中的老舍創作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本朝 (2018) · 《老舍研究》。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參考論文：

邱國盛. (2003). 北京人力車夫研究. 歷史檔案, (1), 119-124.

李強迪 (2018) 。〈老舍敘事文學作品中的人物研究〉(博士論文) 。取自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LAST2018&filename=1018037059.nh&uniplatform=NZKPT&v=uU_yeZNaQ4c7iDezl9783IFPlwCkK291K5_Fw52tkJvhieyBqTg1H4xhSs5Bt-jM

葛越 (2018) 。〈文化反省中「鄉下人進城」困境的審思——論老舍小說對「鄉下人進城」現象的敘事特徵〉。《中文學術前沿》· 2 · 162-169 。